

铁骨柔情张云逸 执子之手共患难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许春媚

张云逸有两位妻子。第一位妻子王碧珍,是1914年他从军校毕业后被派回海南期间结的婚。王氏是一位厚道贤淑的海南文昌女人。结婚后,张云逸戎马倥偬,家里难得着边。守在广州家里的王氏也常常忐忑不安,成亲好几年了,只生养了一个女儿张琼。没有儿子成了王氏的一块心病。深受旧礼教“熏陶”的王氏认为不能为张家续香火是最大的不孝和缺憾,便自作主张给丈夫纳妾。

“公鸡”代夫拜堂娶妻

张云逸的大儿媳王婷从张云逸女儿张琼处听说过将军的婚姻故事,“姐姐(指张琼)说,阿娘(指王氏)是在带她去理发店剪发时认识母亲韩碧(原名韩碧珠,革命后改名)的。”

碰到文昌小老乡,王氏觉得与韩碧特别投缘,经常找她聊天。聊天中王氏得知,韩碧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,幼时家里穷到甚至要和父母沿街乞讨。父母病逝后,韩碧便跟着一位远亲离开家乡到广州闯荡,掌握了一手漂亮的理发技术,从此便在广州以理发为生。

后来王氏与韩碧的感情越来越好,变得无话不谈。有一天,王氏突然和韩碧说了自己的心病,并诚恳地提出希望她嫁给张云逸“做小”。韩碧听到这突如其来的请求,十分惊讶和恐慌。当时她没有马上给王氏明确答复。长期的飘零动荡,韩碧也希望有一个安定的港湾停靠。过了几天禁不住王氏再三游说,韩碧终于松口答应了这桩婚事。

“母亲韩碧嫁进张家,是在阿娘没有告诉父亲的情况下,先斩后奏的。”王婷说,娶亲这日,王氏没有声张,不摆宴席,只是选定了良辰吉时让女儿张琼一手抱着一只大公鸡(代表着张云逸),一手与韩碧各牵着一个红色的绣球,由她本人当主婚人,举行完再简单不过的拜天地、拜祖宗、夫妻互拜的婚礼仪式,吃完象征喜庆的婚宴,韩碧就算嫁进张家门了。这一年是1923年,韩碧刚满19岁,张云逸31岁。

不离不弃患难妻

返回广州看病的张云逸,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韩碧见面了。突然在家里看到一位陌生的女子在做饭,张云逸感到很奇怪。王氏把事情原委讲了一遍。王婷说,“姐姐(张琼)还记得,当时父亲很生气,本打算不认这门亲事。可阿娘把自己没有儿子的心病说了一遍。接着又跟父亲讲道理,如果把韩碧送走,她又没有家,另外,虽然韩碧没有人洞房,但她已经行完了礼,算是张家的人了,再嫁也很难。两难之下父亲只好不再说什么了。”

在广州治病期间,在王氏的“精心”安排下,韩碧天天去给张云逸送饭送菜。两人接触多了,张云逸了解了韩碧的身世,对她既同情又佩服,开始喜欢她的干练和聪明。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接触,张云逸接受了这位妻子。

嫁给张云逸这位革命军人,就注定了要过聚少离多的日子。张云逸经常在外打仗,与妻小相聚时间很短。就连见到韩碧为他生的儿子张远之,也是在其出生后的几个月。1929年,张云逸奉命去广西开展革命工作,一别又是数年。王氏与韩碧带着儿女,冒着生命危险,隐蔽在广州等待张云逸的消息。她们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,王氏照顾家里,韩碧每天去理发店打工赚取生活费。不幸的是,抗战全面爆发后,日军飞机轰炸广东清远时,王氏在逃难中被流弹击中身亡。韩碧只得独自一人挑起家庭的担子。

1937年年底,在亲友多方帮助下,张云逸才找到韩碧母子俩,得知了王氏死于战火的消息。张云逸把韩碧母子接到香港后,韩碧开始协助他做党的秘密工作。半年之后,张云逸奉命离开香港返回延安,韩碧母子未能随行。1939年,韩碧和张远之奉命离开香港,到新四军的张云逸身边工作。1940年,在离开新四军军部去往与张云逸团聚的路上,韩碧母子遭到国民党无理扣押。经过多方活动,7个月后,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才释放了韩碧母子,一家人总算团圆了。从此,韩碧就跟着张云逸走南闯北,迎来了新中国的解放。

“解放后,稳定的家庭生活因母亲突患的精神分裂症而变得不平静。”王婷回忆。

1953年底,韩碧进入妇女更年期,情绪波动特别大,这本属正常现象,只是韩碧曾受过关押折磨和战友惨死的精神刺激;再加上战争期间1岁的女儿因无药医治,病死在怀中的事情,曾令她几乎精神失常。此时韩碧又收到文昌老家胞弟的来信,他在土改中被定为地主成分。沉重的精神负担折磨着韩碧,久而久之终于爆发了。韩碧被送到医院检查后,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。韩碧在医院吃药静养时,组织上专门从上海请来名医,经过治疗后便被送回家中疗养。

“但是母亲的病时好时坏,有时甚至会在夜里跑去父亲那里大吵大闹,严重影响了父亲的休息与工作。那时,不少人好意劝说父亲把母亲送到精神病院去。但父亲始终不肯。”王婷说,“父亲认为,把母亲送到医院那种陌生的环境对她的病不好,反而是留在家里,有他和儿孙们的陪伴,亲人的关心和体贴有助于母亲的康复。”

韩碧发病时,张云逸从不发火,而且只要有时间,他总会陪着妻子去散步,陪她说话,带着小儿子和大孙子陪她玩耍。医生也经常来家里给韩碧看病检查,吃药治疗。渐渐地,韩碧犯病的间隙期越来越长了,情绪也相对稳定多了。也许是伟大的爱情力量在起作用,在张云逸的精心照料下,两年后,韩碧的病竟奇迹般地好转了。1956年韩碧又重新穿起军装,被分配到总参管理局工作,后来一直担任张云逸的生活秘书。

“好男儿自己闯天下”

在海南日报记者的想象里,像张云逸这样级别的一位大人物,当时家中的生活应该是很不错的。但是王婷的述说完全颠覆了这个想法。

“父亲拿的工资在当时来说的确很高,和毛泽东、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样,拿三级工资(当时全国最高工资)。但是,家里的钱总是不够用,因为父亲不但把他守寡的两个姐妹接到家里来照顾,还出钱资助烈士子女和家乡几个自幼失去父亲的堂侄读书,隔一段时间还买大批的书籍给家乡的学校寄回去。”王婷说,“后来有一次父亲的秘书跟我聊起这事时,说都不知道已经寄了几次了,可见父亲寄出去的书籍量一定很大。”

“父亲爱整洁,外出时很注意军人仪表,平常在家衣着就非常朴素。衣服、鞋袜破了,补了又补。他经常自己洗内衣、袜子,还有碗筷,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。”为了能让全家都养成艰苦朴素的好风尚,“父亲还亲自提笔写了各种各样提醒的短语贴在家里醒目处,比如灯的开关处会有‘随手关灯’字样,厨房里则贴上‘有时需做时无时想,莫到无时想有时’、‘节省要在囤尖上节省,不要到囤底才节省’等字样。”

张云逸对身边的亲人要求非常严格,常教育他们不要有特权思想,不要搞特殊化。新中国成立初期,张云逸的小儿子张光东从青岛转学刚来北京时,他就不同意孩子舍近求远到条件比较好的学校入学,他说,“这附近就有北池子小学,让光东和老百姓的孩子一起学习。”还有他用的汽车,张云逸严格规定这是办公用的,自己所有的家属都不能私用。全家老小都自觉地遵守这个规定,就连他的夫人韩碧有事外出,也都是坐公共汽车。(《张云逸大将画传》)

张云逸对儿孙们既严格又关心疼爱。王婷还记得,有一次单位放假时她回家休息,刚好碰上张云逸也忙完回家。在聊了几句之后,张云逸就非常关心地对她说,“王婷,你的脸色很不好,是不是没休息好还是没吃好,趁在家的時候多休息,吃点有营养的东西。”事隔多年谈起此事王婷仍然很感动,“父亲平时工作那么忙,他自己的身体都需要人多关心。没想到在繁忙的工作之后父亲还这么细致注意到我的健康状况。”

王婷说,“我的几个孩子都是跟在父亲身边长大的,老人家对孙儿非常疼爱。大儿子张晓龙参军后,发现部队的食堂和仓库里有很多老鼠糟蹋粮食,就写信给家里要求帮忙买些鼠夹。父亲收到信后非常高兴,叫身边的工作人员买了许多鼠夹给晓龙寄去,还写信表扬了他。”

“好男儿自己闯天下”,这是张云逸送给儿孙们的座右铭。“父亲一生中值得我们奉为楷模的事迹太多了,他是世界上最值得敬重的人。”每每忆及父亲张云逸,大儿子张远之都会这样说。

(本版照片由省档案馆提供)



1969年冬张云逸夫妇送长孙晓龙参军。

他是一位铁骨铮铮的军人,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十大将领之一,是中央军委确定的我军33名军事家之一。他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,与邓小平同志一起发动和领导了百色起义,创立红七军,开辟了右江革命根据地……

提起张云逸,人们印象中多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开国大将,却鲜有人了解他对家人绵长深厚的亲情,他照顾病中的妻子细致周到,是儿子心中最敬重的父亲。



1947年张云逸与小儿子张光东在山东。